

荷珠配

老
舍

荷 珠 配

(六場話劇)

老舍 据川剧改編

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

一九六二年·北京

封面設計：柳成蔭

荷 珠 配

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320号)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发行

书号588 字数34,000 印张 $1\frac{15}{16}$

开本 787×1092 耗 $\frac{1}{32}$ 插页2

1962年4月北京第1版

1962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0001—5000册 定价(4)0.19元

序 言

有不少話劇已改編為各種地方戲。戲曲節目改編為話劇的還不多見。為了繼承傳統，發揚民族風格，理當這麼試驗試驗。不試驗便不易找出困難何在。

最近，我試驗着把川劇的《荷珠配》改編為話劇。能否上演，演出能否成功，我都不知道。可是，我得到了一點“經驗之談”，寫在這裡。

一、當我一想作這個試驗的時候，就想到：在穿插上，話劇能夠更集中，更簡煉。我須以此勝過戲曲。這個作到了：川劇的《荷珠配》有十場戲，我給縮減到六場。

可是，這裡並非沒有問題。戲曲中的過場戲頗有作用，它既能極簡單地說明情節的變化，而且有時候又能有聲有色。比如說：台上有一家人正在逃難，而強盜或敵兵已到，一家人就面朝內立着，強盜或敵兵疾風急浪地上來，又鑼鼓喧天地匆匆下去。這一過場交代了情節，且有聲有色。話劇無此便利。話劇可以用效果代替過場，但不如過場那樣鮮明生動。

戲曲能在過場中施展技巧，如疾走的舞步或蕩馬，甚

至摔搶背或吊毛兒，本來沒戲，而以技巧博得采聲。話劇又無此便利。

當然，戲曲中的過場並不都如此，有時候雖看到說明情節的責任，而纖冗無力，只聽鑼鼓響，不見戲出來。

話劇為了集中，能夠刪減冗弱無力的過場戲，這是一個好處。但不易運用那簡單而有力的過場戲，更不能在過場戲中施展技巧，這是一失。一得一失，只能算收支相抵。在改編《荷珠配》時，我只顧到了集中，而沒敢冒險利用過場戲。是否應當利用它，和如何利用它，我把這當個問題，放在這裡。

二、在改編時，我改動了一些情節。我是這麼想：川劇的《荷珠配》既然大膽地給老本子加以改動，我為什麼不可以再改呢？可是，這是改編呢，還是借題再創造呢？這又是一個問題。

在原劇中，金家與黃家俱因荒亂而逃亡，我不願以這樣的外來的因素來推動劇情的发展，所以改為：黃員外來求親，本來是為奪取金家的產業，而在婚後把金三官與貞鳳都趕了出來，霸占了財產。這樣，既能顯出劇情的有机发展，也增加了大魚吃小魚的一層闡明。這個變動不小。

更大的變動是荷珠配了趙旺——原劇是她嫁給了狀元。這是很大的變動！

應該不應該這樣變動呢？

當然，劇本前后的安排都順理成章，劇情发展水到渠

成，非此不可，改动，即使是很大的改动，也是可以的。可是，一不留神，便会以今說古，把古人所沒有的、不能有的思想感情，硬塞进去，就不大对头了。再說，一出戏的情节，往往决定于作者的思路与当时人民的愿望。若是情节大加改动，能不能还保存古人的天真的愿望呢？黄員外吞吃了金三官这条較小的魚，自古有之，可以講得通。荷珠配赵旺也是这么妥当嗎？我还說不清楚。也当个問題，放在这里吧！

三、不知別人如何，我自己有这个习惯：去看戏曲，我总希望听到些好的歌唱，看到演員們的真工夫——最好有些絕技。去看話剧呢，我知道演員既不唱，也不用发、耍雉鷄翎；我就希望由剧中得到思想上的启发。这并不是說，我輕視戏曲的思想性或話剧的表演技巧，不过是注意之点有些差別而已。可是，在改編戏曲为話剧的过程中，这点差別給我带来不少困难。

我是要把一出戏曲改編为話剧。按照上述的习惯，我自然要求自己叫改編的作品有較强的思想性，而不要求演員們走四方步、耍紗帽翅儿。可是，怎么使思想性加强呢？在某一些戏曲节目里，只要把音乐、歌唱、舞蹈，穿插等等組織得很好，就可以成为热热闹闹的戏，思想性不十分强烈也未为不可。（有許多戏曲节目是思想性与艺术性都很高的。）那么，把音乐歌唱等等都删掉，变成話剧，我上哪儿去找更多的思想性来补充呢？凭我的一点

点本事，实在难以胜任。若不这样办吧，则既无歌舞，又思想平平无奇，可有可无，改它作甚？若努力这样去作吧，又恐怕改来改去，面貌全非，与戏曲原著无关了，那怎能叫作改编呢？

是呀，连写台词也是这么顾此失彼，不知如何是好。我下笔写台词的时候，耳中老有川剧的锣鼓声、帮腔声和歌唱声。我的语言不由地就袭用了旧的话白与唱词。“哎呀状元哪！”“何事惊慌？”“且住！”……不断地来到我的耳中，也就顺手儿落在纸上。于是，台词儿遵古有余，而清新不足。有的地方还是新旧两掺，很不一致。为矫此弊，想用力舍旧取新吧，又怕台词太新，失去戏曲原有的味道。这种台词儿究竟应当怎么写呢？是该全旧，还是应当全新？若是新旧两掺为妙；则新旧语汇的比例怎样才算合适呢？我不知道。若是随便一写，非驴非马，总非上策！

人物的形象与动作也有这样的困难：以丑角来说吧，我老想着鼻子上抹着豆腐块儿的人，而想不出把他放在话剧里应是什么样子。戏曲中的丑角，就凭他（或她）的服装、扮象儿，一露面便招笑。话剧中的丑角有此方便吗？若是过多地袭用那老一套，恐怕就成为打折扣的戏曲丑角了——抹豆腐块的人出来，而没有锣鼓，也不歌唱。若从新创造吧，又没把握！抓不到一定的形象，而欲性格鲜明，颇有些困难。

最难办的是：在戏曲里，到了时机，演員叫起板来，只要唱得好，戏就往上升，台上一曲高歌，台下点头默贊。話剧可不好办，以大段朗誦詩代替歌唱，偶一为之，未为不可；屡屡如此，恐怕就会失敗。改用大段对白，也有危險。如此說来，就非添新东西不可。可是，添什么呢？以川剧《荷珠配》而言，我觉得它的喜剧气氛还不太足，我就从这里下手，使金三官充分地丑化，而且把小姐也变成既胖且蠢，甚至給小生也添点可笑的动作，以便加强喜剧的气氛。这么作对不对，暫且不說。更要紧的是：川剧《荷珠配》是新近修改过的，所以还有某些不成熟的地方。假若是一出已經成熟的戏曲，可怎么办呢？比如說，改編京戏的《打漁杀家》为話剧吧。它的戏剧冲突很强烈，人物性格十分鮮明，場子紧凑，唱腔脛炙人口，行舟与停泊的舞姿又极美好。这怎么改呢？說到这里，恐怕这种改編工作还应是再創造，而不是順着竿儿爬；那爬不出名堂来。想想看，剥去萧恩、桂英与教师爷等的服装、扮象儿，而且既不唱，也不舞，光把原来的故事架子摆在台上，怎能成为戏呢？戏曲与話剧这两种形式之間有个相当大的距离！据我看，由戏曲改編的話剧，当然要适当地吸收一些戏曲中的好东西，而主要地是要再創造。要不然，改編的話剧就无从胜过原来的老本子。这种工作既要尽到新旧的結合，也要爭奇斗胜，各尽所长。千万别放弃自己的长处！

不动手,不知困难所在,也就无从克服困难。在事前,我没想到会遇上这么多问题——语言的,人物形象的,穿插的……等等。一动手,我招架不住了。这点“经验之谈”的目的,主要是希望大家指教,以便更好地进行试验,少走弯路。

老 舍

第 一 場

时 間：老年間的那么一天，上午。

地 点：土財主金三官宅內，客厅。

人 物：赵 旺、荷 珠、赵 鵬、王 兴、金三官、黃員外、黃家的管家、僕人数人、金貞凤。

厅內悬灯結彩，而缺乏喜气：灯是破的，彩是旧的。

赵旺夹着把条帚，弯着腰东找西找。

荷珠上。

荷 珠 赵旺哥！赵旺哥！

赵 旺 是荷珠姐呀？

荷 珠 可不是我！除了我，还有誰叫你赵旺“哥”呀？

赵 旺 一点不错！一天到晚，东也喊赵旺，西也喊赵旺，只有你叫我一声赵旺哥！你呀，真是个好姑娘。

沒錯儿！

荷 珠 唉！心里一样苦，肩膀才会一边齐！咱們不都是苦人嗎？

赵 旺 对！

荷 珠 赵旺哥，你弯着腰干什么呢？

赵 旺 我？找一个芝麻！

荷 珠 一个芝麻？赵旺哥，你怎么专会给自己找麻烦呢？简直有点傻气！

赵 旺 我并不傻：誰无缘无故，瞪着包子大的眼睛，找那么小的小玩艺儿呢？

荷 珠 那么，是怎么一回事呢？

赵 旺 是呀，老員外刚才吃了个烧餅，掉了一个芝麻，叫我非找到不可！

荷 珠 嗯！員外就是那么細打算盘的人！你找了半天啦？

赵 旺 有一頓飯的工夫了！

荷 珠 别忘了，今天是員外的生日，事情多的很！你能老在这儿找芝麻呢？

赵 旺 員外說了，找不到芝麻，生日不过了！荷珠姐，你給想个主意吧！

荷 珠 好吧，你先別出声，我給你好好地想。

赵 旺 （靜默了一小会儿）荷珠姐，想起来沒有？

荷 珠 你看，刚想起个头儿来，又忘了！啊……有啦！你出去买个烧餅，把它吃了，剩下一个芝麻，还給員外，不就行了嗎？

赵 旺 对呀！荷珠姐，你真有点聪明！（要走又止）可是呀，我那个芝麻不能跟原来的那个一样呀！員外認出来，又得臭罵我一頓！

荷 珠 芝麻都差不多，員外認不出来。

赵 旺 好！我买去！（欲走又停）荷珠姐，你帮了我，我怎么帮帮你呢？

荷 珠 我的事儿大，怕你帮不了。

赵 旺 說說，說說，說不定我就能帮上忙！

荷 珠 你看，今天不是員外的生日嗎？

赵 旺 是呀，我还没忘。

荷 珠 員外作寿，赵相公不得过来行个礼嗎？

赵 旺 那是自然。虽然赵相公跟小姐还没办喜事，可是誰都知道他們早定了婚，女婿怎能不给老丈人拜寿来呢？

荷 珠 可是呀，員外叫相公在这儿用功讀書，只供給他每天两頓飯。

赵 旺 还不是什么好飯！

荷 珠 員外始終不給他作一件衣裳。今天高朋滿座的，相公那一身破破烂烂，怎么好出来行礼呀？

赵 旺 这是小姐告訴你的吧？

荷 珠 不是。

赵 旺 不是？对了，小姐害羞，不好开口。你应当先提醒小姐一声儿。

荷 珠 是呀，我試着步儿說：小姐呀，書房里那位秀才，蔫乎乎的！

赵 旺 傻乎乎的！

荷 珠 心眼儿热乎乎的！

赵 旺 衣裳烂乎乎的！

荷 珠 我这么一說呀，你猜怎么着？

赵 旺 小姐就动了心，直要哭？

荷 珠 哭？小姐眼儿地笑了！头摇得波浪鼓儿似的，
嘴撇得瓢儿似的！

赵 旺 小姐怎么啦？

荷 珠 怎么啦？小姐有点看不起秀才！

赵 旺 看不起？秀才是人有人才，文有文才，又老实，
又忠厚！再看小姐……

荷 珠 （摆手，低声）你可千万别說小姐长的……

赵 旺 我是直心眼儿！我看，秀才象个大姑娘，小姐倒
象个大胖子！

荷 珠 別再說！秀才眉清目秀，可就是穷。

赵 旺 那不是秀才的过错。赵家原先不是也很体面
嗎，所以員外才把小姐給了秀才。后来，赵家遭了不
幸，只剩下秀才一个人，才来到这里，天天念書，念的
声儿可大哩，大概都是好書。

荷 珠 可是小姐說啦：她一听见“子曰”就头疼，一听见
“詩云”就要发脾气！咱們呀，得想个主意，弄件整齐
衣服，叫秀才穿上去拜寿。

赵 旺 說了半天，是这点事呀？好办！（脱衣）拿这件去！

荷 珠 你算了吧！穿上这件衣服，还象个秀才嗎？

赵鹏哼哼唧唧地上。

赵 旺 哟！秀才来了！我快躲开，你跟秀才要过衣服来，我給縫縫吧。（急下。）

赵 鹏 春眠不觉晓，处处聞啼鳥，夜来风雨声——

赵 旺 穿上破棉袄！

赵 鹏 （这才看見）啊？原来是赵旺。

赵 旺 是我。（行礼）相公，有什么事嗎？

赵 鹏 我么？想見見員外，叫他給我买几本書。

赵 旺 我劝你，相公，先別那么办！

赵 鹏 一寸光阴一寸金，寸金难买寸光阴！买書要紧，万不能再耽誤了一寸金子啊！

赵 旺 你看看，今天不是員外的生日嗎？（指灯彩。）

赵 鹏 （看）是呀！是呀！

赵 旺 相公，先拜寿，別提买書！我这儿正发愁，怎么給你找件整齐衣服！

赵 鹏 愁什么呢？这衣裳么，正是穷秀才的本色！有道是君子忧道不忧貧！（正襟抖袖，掉下一块破布来。）

赵 旺 別拉嘍，又掉下一块来！快走，找不到好衣裳，就讓我先找个人給你縫縫这一件吧。

赵 鹏 等我想上一想！

王兴捧着锦匣，兴高采烈地从外面跑进来。

赵 旺 王管家，拿着什么呀？

王 兴 这个？东庄黄員外送来的礼单。待会儿他还亲

自来拜寿！

赵 旺 不就是长的象馬猴的那个人嗎？

王 兴 长的象馬猴？看看这是什么礼物吧！八仙寿帐全幅，松鶴遐齡金匾一方，寿酒八罇，彩緞十匹！站稳当点，别吓个跟头！

赵 旺 我还不至于那么爱摔跟头！

赵 鹏 啊，王兴，王管家！

王 兴 哟！赵相公，你看，我怎么沒看見你！

赵 鹏 你的眼眶子太高了！煩你回禀一声，我要买几本書。馬上要买，非买不可！

王 兴 那，还请相公自己去說。員外今天作寿，大概只收礼物，不往外拿錢，我不敢开口！（把錦匣置于桌上，下。）

赵 旺 相公，你可真老实！瞧他那帶理不理的劲儿！

赵 鹏 啊，赵旺，昔日韓信受胯下之辱，后来登坛拜帅！我笔下横扫千篇，就是不打架！哈哈哈！

赵 旺 相公，別哈哈啦！走，縫衣裳去。我也得去买个烧餅。

金三官在后面高喊：“王兴！王兴！”

赵 旺 員外来了！快走吧！（扯秀才下。）

金三官上。

金三官 王兴！王兴！（东看西看。）

王 兴 来嘍！来嘍！（上。）

金三官 我今天作寿，你不在这儿伺候着，上哪儿玩去了？

王 兴 員外爷，我忙得这个样儿，还有工夫玩嗎？

金三官 你看！（指茶具）茶壺茶碗不收起去，摆在这儿干什么？专等客人一个劲看茶壺，不沏茶不行嗎？

王 兴 是！是！我馬上叫人拿走！（喊）赵旺！赵旺！（无应声）嘿！赵旺上哪儿玩去了？

金三官 你自己沒长着手嗎？

王 兴 是！是！我把它收起去！

金三官 等等！到廚房看看去，把肘子、猪肝儿、猪肚子、猪大腸，全給我留下，别都便宜了客人！

王 兴 是！是！我馬上去！

金三官 等等！把小鷄子都掬到后院去，别叫亲友們看見！他們一看見鷄毛撻子，就想吃鷄，何况看見我的九斤黃呢！

王 兴 （高叫）哎呀員外呀！

金三官 你喊什么呀？吓我一跳！

王 兴 今天有貴宾，我看得杀两只肥母鷄！

金三官 什么样的客人，值得杀鷄款待呢？

王 兴 （拿起錦匣）員外請看！（递。）

金三官 （看）啊？这么厚的礼物？（跳）啊哈，啊哈，哈哈……！

王 兴 （也跳）啊哈哈哈哈！

金三官 (再看)啊? 黄龙衰, 黄員外? 不对! 不对! 这是
送錯了地方!

王 兴 沒送錯, 是給員外的!

金三官 送給我的? 啊哈, 啊哈, 哈哈哈哈哈……!

王 兴 啊哈哈!

金三官 哎呀, 不对! 越想越不对! 黄、金二家一向不和,
他, 他又安着什么坏心呢?

王 兴 他不会有坏心眼儿!

金三官 你怎么知道? 他这是先給我个甜头吃, 然后狠
狠地坑我一下子!

王 兴 他是真心来拜寿! 員外忘啦, 他的老婆不是死
了嗎?

金三官 他的老婆死了, 难道叫我賠一个嗎?

王 兴 我是說, 我是說……

金三官 說什么呀, 干活儿去!

王 兴 是! (端茶具下。)

金三官 嗯! 好好想想吧! 黄龙衰, 黄員外, 笑里藏刀,
心眼比狐狸还更坏! 他爸爸, 还有他, 多少年来跟我
是冤家! 我睡炕, 他住楼, 事事压着我一头! 大前
年, 我老伴儿到棺材里面睡大觉, 黄家假装不知道,
烧紙沒給送一张, 連条黄狗也沒来吊吊孝! 为什么,
今天忽然送厚礼, 光那个錦匣就值好几吊? 莫非是,
他看中, 我的女儿小貞凤? 要我的小娇生, 还得要賠